

嫁到江团岩边的大姑,生了六个男孩,没有一个女儿。我小的时候,大姑来到我们家里,和母亲聊事情,她总是感叹自己没有女儿,以后走不动了,不知怎么办。母亲摇着竹壳扇子,对大姑说,小姑的女儿小小,现在我养着。如果你真的想要个女儿,你就拿去养吧。

母亲说的小姑,是父亲的三代隔房堂妹。小小,便是这个隔房小姑的女儿。小姑嫁在我们本屯,男人是孤苦伶仃的蓝老亮。小姑和大姑恰恰相反,她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孩。最小的女儿小小比我小三个月。小姑生下表妹小小的时候,患上了一种怪病。小小一天一天长大,小姑却只剩下包骨的皱皮。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诊断的仪器,很多病都称为怪病了。人一旦患上怪病,没钱医治,只能等待最后那个日子的到来。

小小不到一岁,她的母亲就离开了世间。处理后事完毕,父亲抱着瘦弱的小小,来到了我们家里。小小和我一起挨在我母亲的身边。我卧在左边,她就睡右边。我们一起喝我母亲的乳水长大。小小一直把我的母亲视为她的亲妈。

乡村有个亲约习俗。要是舅父家看中了姑家的女儿,可以定亲。舅父家要是把姑家的女儿定了下来,就会负责姑家女儿从小到大的衣服和箩背,别家就不得与舅父家定亲了的女孩子搭汕。



一次在酒桌上,姑爷蓝老亮半醉后和我父亲说,老舅呀,我女儿小小和你家阿林从小在一起,等小小长大了,嫁给你们家阿林做老婆,你看行不行啊?

父亲知道姑爷说的是醉话,不搭理他。可是消息还是不经而走,小小的我和表妹小小“亲约”之事,就像一道美丽的彩虹,跨在弄山奇峰之巅。我和表妹小小走到哪里,村里的孩子们总是喜欢把我们称为“一家子”。每当小朋友们叫“一家子”的时候,表妹小小总会撅起嘴唇,抓起木条或者小石子,追赶着那些瞎起哄的小孩子,唧唧着说我和林哥是共爹共妈的,我们怎么是“一家子”。再喊,再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大人们看着满脸涨红呼呼喘气的小小,会心地笑了。

八岁那年,小小被她的父亲蓝老亮狠心带

走了。我和小小就像一个壳子里的两粒花生米,被活生生剥离了。

母亲用蓝靛布料缝制了一个小书包,把我送进了小山堡脚下的弄山小学。

弄山小学只办到三年级。要上四年级,必须得到山外的学校求学。

十一岁秋天的一个清晨,东边的番岭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金色的阳光斜照于小山堡顶上,呈现出百鸟鸣啾紫气东来的迷人幻境。没机会上学的小小赶着一群羊儿路过我家门前榕树下,她两条麻花辫子垂下腰间,随着叮当的响铃声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小小转过头来,看见坐在门槛边上打量着她的我,一朵绯红的云彩立刻挂在她的脸上。小时候整天在一起玩泥巴说个不停的我们,似乎变成了陌生人。我想告诉小小,我要到山外去读书了,可话到嘴边又收

回肚子里。那天中午,在大人的引领之下,我背着书包踏上了瑶王岭小路,到山外求学去了。从那以后,我和表妹小小很少有机会见面了。即使是假期回家,我们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整天混在一起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规,束缚了我们的脚步。

二十岁那年,我中师毕业,回到曾经求过学的文钱小学教书。周末回家,我都要经过一个叫作弄坎的寨子。和我有“亲约”的表妹小小,就嫁在那个小巷子里。此刻的小小,已经生儿育女,夫家对她百般的好。见我过路,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拉我进家,副鸡杀鸭款待我。后来,我调离了文钱小学,到乡中心校任教,到乡镇任领导职务,到城里工作。表妹小小和我的往事,慢慢消散于尘埃之中。

多年以后,我带着妻儿来到了南宁,在邕江河畔买了一套房子,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妻子整天忙着工作,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坐一坐和我聊一聊,我越来越觉得城市的生活没有了乡村的纯真美好。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表妹小小。我想,要是我不去山外求学,要是我不走进城市生活,也许,故乡的小山堡周边,会有一座属于我和小小的屋子。屋子里,火苗烧旺着,暖气飘满乾坤;屋外,瓜果飘香,百花争妍,鸟儿鸣啾,竹枝盘缠……

(作者系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地因形胜而称誉,域因景异而享盛名。凤山乃“环城皆山,环山似凤”而得美名也。地灵则人杰,人杰而文兴,乃有凤山淑女罗玉霞“凤山山出凤,凤非凡鸟”之征婚上联而名扬四海,以致远近高人雅士钦羡向往,纷至沓来观光探胜。

噫嘻,莅山城,临斯境,一座座奇峰环城而立,犹如一幅幅画卷迎客舒展。游客观景欣然惊叹:“如此奇山妙水,难怪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之称”。墨客触景生情,题诗颂扬:“古寺高居第一峰,谁敲石鼓和金钟。玲珑玉洞秋云淡,灿烂丹崖晚照浓。泾渭双流分白鹭,渊源九曲合骊龙。山腾彩凤朝阳上,文笔高挥透九重。”“名胜清幽地,留题尚可观,水流山更好,别有一人间。”

壮哉!凤山深得自然造化奇观。游客留言点赞,诗人雅韵传扬:“地质公园世罕稀,风光无限景迷离。千奇百异人惊叹,几度流连几度诗。”

噫嘻,何因引人流连?何由令客吟诗?此乃人目皆画卷,触景激诗情使然也。观乎漫山林木

丰茂,茶果如珍珠撒地,八角似繁星枝头飘香。田畴沃野连绵,庄稼青苗覆垄,稻垂金穗,麦结珠粒。时来山地瓜果香,秋到农家收割忙,丰收山歌终日唱,归仓笑语满车装。逢人喜道耕耘趣,遇客诚邀进山庄。

悠哉游哉,走村串户,赏心怡情。寨倚青山葱翠,村环碧水清溪。山泉喷珠洒玉,古井隐约鸣蛙。绿柳掩映石阶瓦舍,修竹映衬朱柱红楼。池塘鸭鹅呱呱戏水,庭院鸡鸣犬吠迎宾。主人忙乎设宴酬芳客,稚孩乐兮端茶敬嘉宾。邻居邀来与客欢聚,农友请到共席联情。米酒佳肴满桌摆,野味山珍盈盘陈。竹笋椿芽兼土豆,香猪瘦肉拌春芹。主人对客谦逊语:“厨艺粗糙请君评。”噫嘻,声声深表东家意,句句饱含乡土情。豆腐圆窝团圆意,猪合血凝和谐心。乐矣哉,甜了心,醉了情,举杯欢饮把酒斟。以歌代言表心意,划拳猜码乐山情。乡村悠游多雅趣,芳客流连忘归辰。

店里有 个妹子叫“阿芳”

□ 潘国武

看一场大暴雨就要来临,马阿姨抓起刚买来的蔬菜,拄着拐杖往外走。阿芳发现她的米黄色单肩包落在凳子上,急忙追出去,然而马阿姨早已不知去向。

十多天后,马阿姨刚进到店,阿芳就问道:“有没有落下东西?”

马阿姨盯着阿芳看了看,慢条斯理说道:“没有啊。”

阿芳拿出那个单肩包,要他当面清点包里的财物。背包里,有一只女式棕色钱包,里面装有一沓整齐的百元大钞。马阿姨查看过后,眉毛霎时皱成一团:“这钱……”这时,店里的顾客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看热闹。阿芳淡淡地问:“不会吧?”说话时,阿芳面不改色。

店里没有安装监控,这事换成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有人提议报警。马阿姨掏出手机看过后,说:“哎呀,我患那场大病以后,记性就一直不太好。你看,钱包里的钱,跟银行短信一样,分文不少。”

末了,马阿姨跟老板娘说:“这妹子遇事沉着冷静,不错不错。”

半年后,阿芳辞职回家了。于是,有人拿背包来说事。

“阿芳要是不提,马阿姨可能也忘记了。”“她那是自讨苦吃。”“马阿姨出尔反尔,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阿芳她结婚了。”有顾客插嘴说:“阿芳嫁在我的隔壁屯,我们事后问她,‘你嘴巴笨,怎么谈成这门婚事?’阿芳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阿芳命好啊,结婚后,夫妻俩接管公司,阿芳现在可是老板娘了。”

谁也没有想到,阿芳又回米粉店了。这次,她是跟随马阿姨来吃粉。马阿姨满脸飞霞,两只圆圆亮亮的眼睛,像两盏小灯笼;阿芳见到老熟人,就点头问好,声音非常甜美。她那嵌着梨涡的笑容,溢着对生活的愉悦。

大家都说:“阿芳背的那只米黄色单肩包,好看!”

行走桂西北

(组诗)

□ 杨胜涛

水柜

在山腰围砌一个胸怀
水泥和钢筋就可以做水的事业
养田养地养日子
清澈得像村庄的眼睛
看山青地绿,瓜果满坡

都说上善若水
山乡的水流入六畜身上
一部分浸入幼苗的根部
一部分随着山道出山
与乡村振兴并行同行

从石头里长出的水柜
像一枚绿色的邮戳
把一座山最柔软的部分
把一个村的美丽乡愁
寄托游子,寄给远方

石狮

在凤山城。一对石狮
从土分州时代走来
依仗古老的年代感
在院门外慵懒,霸道

它们睁大双眼,张开大口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从街的两头来
到桥的两头去
交流“凤山山出凤”的话题

山溪

自山林涓涓而来
如山里涉世未深的女子
柔和、纯净、坚韧
她们坚信
一直顺势而走
就是出路

迎亲唢呐

气息
从鼓鼓的腮帮挤出
在手指的起落中
迎亲送亲的队伍阵脚生风
一场民俗的节奏
在乡间
弹奏一曲高山水长